

飘
花
令

(台湾) 卧龙生

(四)

海峡文艺出版社

飘 花 令

(台湾) 卧龙生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飘花令

(共 六 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 印张 147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34—610—0

I·504 定价:54.80 元





目 录

第三十五章	百步神拳.....	(967)
第三十六章	以口比武.....	(994)
第三十七章	巧设安排	(1021)
第三十八章	得道多助	(1048)
第三十九章	清风堂主	(1076)
第四十章	二圣初现	(1101)
第四十一章	寄迹风尘	(1126)
第四十二章	美男计	(1153)
第四十三章	一语惊人	(1178)
第四十四章	玉蜂仙子	(1204)
第四十五章	顺利得手	(1230)

群地集在一起，低声交谈，也有的孤芳自赏，独自漫步。

慕容云笙身着青衫，腰佩长剑，颔下装了短须，缓步行到殿门口处。

转目望去，只见大殿中一片静寂、冷清，不见一个人影，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就奇了，这么多人，怎的无人进入殿中瞧瞧。那殿中除了一个香火老道，别无他人啊！

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几乎驱使他举步入殿瞧瞧，但他终于忍了下来。

只见晚霞渐消，暮色苍茫，已到了掌灯时分。大殿中一片幽暗，景物已然模糊不清。

奇怪的是，百位以上的英雄人物，都有着无比的耐心，静静地站着等待。

突然间，火光连闪，大殿中亮起了两支火烛。

夜暗、寂静中，火光闪动，引得群豪齐齐转目相顾。

只见四个佩剑的少女，缓缓由大殿中行了出来，分排于殿门口处。

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都是花令邀请来的，请右手执着花令，缓步行入殿中。”

群豪中无人答话，但都服从指挥，各自取出花令，执于右手，缓步向前殿中行去。

这些人，似是都很谦和，行动之间，井然有序，鱼贯而入。

慕容云笙站在距离那殿门口处最近，也看得最是清楚，不禁为之一呆。暗道：这一手倒是未曾想到，照目前情形，如能混进殿中，就算杨风吟在场，也是很难瞧出我的身分，但人人手中都有花令，我却如何混进去呢？”

忖思之间，只见包行和申子轩等，缓步行了过来。

雷化方低声说道：“贤侄，为叔取得一片花令，贤侄请独自混进去吧。我们在五百步外的来路上那株连身柏树下面会面。”悄然把手中一片花令，递到慕容云笙手中，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立时转身退去。

包行、申子轩等紧随雷化方身后而去。

显然，申子轩等早已商量决定，让他混入殿中。

这时，已有一半人行入了大殿中去。

慕容云笙心想如再犹豫，可能露出马脚，当下举步插入行列之中。

四个佩剑的少女，右首两人，全神贯注在花令之上，另外两人，监视着全场的举动。

一则天色已暗，二则那申子轩等人的行动十分谨慎、沉着，未为二女发觉。

慕容云笙随在人后，鱼贯行入了大殿。

目光转动，只见那些行入大殿之人，整整齐齐地排坐地上，每人的脸色，都很严肃，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慕容云笙打量了四下的景物一眼，也缓缓坐了下去。

又过了片刻工夫，突闻木门蓬然一震，殿门关了起来。右首两个佩剑少女，行入殿中，左首二女，欲被关在殿门之外。

想来，定然是留在殿外，担任把风之职。

只见两个佩剑少女到供台后面，欠身道：“一百一十一张花令，人数全齐。”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雷五叔取了别人一张花令，那人大概是发觉了花令遗失，不敢留下，借夜色掩护而去，这一来，倒是毫无破绽可寻了。

但闻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传出耳际，两个老人，缓步而出。

当先一人儒巾青衫，年在五十左右，右手执着一柄银尺，左手拿着一本厚厚的羊皮封面册子。

第二个，身着深蓝色劲装，年也在五十以上，背上插剑，腰中挂刀。

紧随二个老人之后，又行出两个少女。一个是护花婢唐玲，另一人却使慕容云笙大为震惊不已，几乎失声而叫。原来，第二个少女，竟然是齐夫人的女儿，齐丽儿。

慕容云笙镇静了一下紧张的心情，暗暗忖道：这两个老人，似乎是那晚我和叔父回到店中时，遇到的两个老人，似乎是他们受了袭击，行踪不明，怎的又会突然在此出现？还有那走在第二位的姑娘，分明是齐丽儿，看来，遇上的那位齐夫人，定然是她的母亲了。分明她们一家人，都投入飘花门中。奇怪的是那齐夫人怎肯把驯服的双鹰，送给我呢？飘花门和三圣门为敌，用双鹰攫取三圣门中信鸽，岂不是大为有用之物？

只觉重重疑问，泛上心头，一时无法思解得透。

但闻唐玲清脆的声音说道：“花主传下花令，召请诸位到此，想请问诸位一事。”

她分明是在问话，但整个大殿中鸦雀无声，却无一人回答。

唐玲接道：“我们飘花门，决不会强人所难，诸位愿意投入我飘花门，我们固然是欢迎万分，但如是不愿投入我飘花门下的，我们也不勉强。”

大殿中仍是一片寂静，无一人回答那青衣少女之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这花令权威甚重，在场之人似都已被花令震慑住了，无人敢随便答话。

唐玲回顾了齐丽儿一眼，道：“在这大殿之后，我已准备丰盛的酒席，为投入我飘花门中人接风，至于不愿投入我飘花门

中人，敬请自便，随意离此。”

她一连说了数次话，大殿中始终没有一个人答话。

慕容云笙暗道：这些人也是奇怪，答允不答允也该干脆说明，怎的一语不发呢？

只见那手执银尺、书册的老人，把银尺插入颈上衣领之内，右手探入怀中，摸了一支朱砂笔，道：“哪位愿入我飘花门的人，请在老夫这里报名。”

只见一个大汉站起身子，行了过去，道：“在下张清臣，愿入飘花门。”

那执笔老人翻开书册，匆匆写了一阵，道：“请入后殿吧！”

张清臣应了一声，大步由唐玲和齐丽儿之间，行了过去。

一人带头，紧接着很多人站了起来在那执笔老人处留下姓名，鱼贯向殿后行去。

慕容云笙暗中点数，一阵工夫，已有三十余人，行入殿后。

但仍有大部分人，坐在原地不动。

唐玲目光转动，扫掠了端坐在殿中的群豪一眼，缓缓说道：“诸位，都不愿入我‘飘花门’吗？”

只见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站了起来，道：“姑娘适才说过，如果我不加入飘花门，姑娘亦不勉强，不知是真是假？”

唐玲道：“自然是当真了。”

那老者道：“这些人既是坐着不动，自然不愿卷入江湖纷争之中，还望姑娘履行诺言，放我等离开。”

唐玲点点头，道：“如是诸位都有此心，我等决不勉强，不过，有几句话，我不得不先行说个明白。”

那老者道：“我等洗耳恭听。”

唐玲道：“诸位接得花令，如限赴约而来。只怕此事，早已

为三圣门中知晓，恐怕三圣门中人，不肯放过诸位。”

果然，这几句话，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又有十余人站了起来，留下姓名，行入殿后。

余下的仍然静坐不动。

唐玲举手一挥，道：“打开殿门。”

但闻一个娇脆的声音应了一声，殿门应声而开。

唐玲道：“不愿留此之人，请把花令放在殿外的木案之上，各自回家去吧。”

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道：“请恕老汉饶舌，再请教姑娘一事。”

唐玲笑道：“好，请尽管说。”

那老人道：“花主传下花令，召我等来此，只有这一桩事吗？”

唐玲道：“很多事，只是，诸位未入飘花门之前，不便奉告。”

那老人点点头，道：“原来如此。”目光一掠静坐大殿的群豪一眼，道：“目下江湖上情势纷乱，很多洁身自保的人，尽量逃避江湖纷争，仍难免有罹惨祸。投入‘飘花门’，是福是祸，很难作个论断。”语声一顿，接道：“不过，老朽年纪已大，生死已然置之度外，希望能终老田园，纵然要死，也望能埋骨桑梓。如何自处，诸位自作考虑，老朽要先走一步了。”大步出殿而去。

这老人一走，立时有很多人追随其身后，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冷眼旁观，只见数十人出殿而去，但却仍有十余，留在大殿之上，显是不知所措，难作决定，不禁微微一笑，暗道：众生形相，各有不同。

突然觉得两道冷森的目光，直逼过来，不禁转眼瞧去。

只见那盯注在自己的脸上，正是齐丽儿，不禁心头一震暗道：这丫头目如冷电一般，炯炯逼人，显是内功有着很深的造诣。上次见她时，我竟然一点也瞧不出来。

只见齐丽儿两道目光，停顿在自己身上，久久没有离开去。

慕容云笙霍然警觉，急急站起了身子。

原来，大殿中所有的人，都已站了起来，只有自己一人，还坐着一动不动。

显然，这过度的沉着，引起了那齐丽儿对他的怀疑。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后，虽故意在人群中穿插，但仍然不时发觉齐丽儿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转动。

只见大殿中人数愈来愈少，又有数人出殿而去，也有数人投入飘花门中走入后殿。

慕容云笙心知已无法再拖延下去，必须极快地决定行止，如再拖延下去，势必要露出破绽。

离开这里，只要出殿而去，纵然那齐丽儿心中有些怀疑，也不致破例赶出殿外，那是万无一失了。但却又不知道这些人行入后殿中谈论些什么，只有进入后殿瞧瞧，才能知晓飘花门中真正的隐密。

他生性好强，略一沉吟之后，举步向殿后行去。

那举笔老人一横身，低声说道：“报上名来。”

慕容云笙早已想好了假名，随口道：“常三峰。”

那老人在簿上记下了名，退一步，让开了去路。

慕容云笙举步向前行去。

从来未问事的齐丽儿，突然说道：“常英雄。”

慕容云笙已经行过了齐丽儿，闻名停了下来，道：“姑娘有何吩咐？”

齐丽儿道：“壮士可否把你的花令，给我看看？”

慕容云笙也不多言，缓缓把花令递了过去。

齐丽儿接过花令，看了一阵，淡淡一笑，道：“常英雄何处来？”一面把花令交还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似是未料到她多此一问，不禁一怔，道：“曹州府。”

齐丽儿道：“嗯，辛苦了。”

慕容云笙接过了花令，行人殿后，只见烛光辉煌，果然已摆着很多桌椅。

入殿英雄，三五成群地围坐一桌，低声交谈。

慕容云笙目光四顾，全场中不见一个飘花门中人，心中奇道：难道那飘花令主，有意让他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先行结识，故意不派人主持？

这奇怪的情势，激起了慕容云笙的好奇之心，暗道：这情形扑朔迷离，倒要看个明白不可。

心念一转，缓步行到一张桌位之上，坐了下来。

只见一个身着黄衫的老者，缓步行了过来，一抱拳，低声说道：“兄台贵姓？”

慕容云笙道：“兄弟姓常。”

黄衫老者道：“老汉江士英。”

慕容云笙道：“原来是江兄，请坐，请坐。”

黄衫老者一笑，紧旁慕容云笙身侧坐下，道：“常兄从哪里来？”

慕容云笙道：“兄弟由曹州府来。”

黄衫老者道：“老汉由襄阳府来。”

慕容云笙道：“兄弟阅历不丰，见闻不广，对飘花门中事，一无所知。”

黄衫老者叹息一声，道：“老汉听说那花令主人，是一位姑娘，但不知传言是真是假。”

慕容云笙心中暗笑：那是千真万确。口中却应道：“这个，兄弟就不清楚了。”

黄衫老者正待接言，突闻一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说道：“诸位请随便入席，随便交谈，酒菜就要上席了。”

慕容云笙转眼看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齐丽儿。心中暗道：看来这齐丽儿的身分，不在那唐玲之下，管事不少。

这时，唐玲和两个老者，也都退了回来。想那来殿中事，已然结束。

只见唐玲、齐丽儿和两个老人，围在一桌坐下。

片刻后，酒菜送上，佳肴摆满一桌。

大约是群豪心中都有畏惧，酒菜送上，竟是无人举杯、动筷。

齐丽儿站起身子，举杯说道：“此刻正是用饭之时，诸位腹中，想必有些饥饿了；不要客气。尽管动筷，贱妾先敬诸位一杯。”举杯就唇，一饮而尽。

慕容云笙看四周群豪，都举着酒杯，只好也举起杯子。

这些江湖豪雄，吃了两杯酒，豪气渐生，立时下筷如飞，杯到酒干。

飘花门准备的酒菜，极为丰盛，川流不息地送了上来，而且大都是山珍海味。

慕容云笙一直有着戒心，不敢吃菜喝酒。

突然间，幽香扑鼻，齐丽儿已然无声无息地到了身侧，端起慕容云笙面前酒杯，道：“常英雄酒冷了，该换杯热的。”

举杯饮干，执壶新斟了一杯，放在慕容云笙的面前。

慕容云笙望望面前的酒杯，又望望齐丽儿，道：“姑娘可是

要在下喝了这杯酒吗？”

齐丽儿道：“你迟迟不肯喝下这杯酒，想来，定然是对这杯中酒，有所怀疑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一向不善饮酒，并非是对酒菜动疑。”

齐丽儿温柔地说道：“喝一杯吧！就算你不会喝酒，喝一杯，也不会醉。”

慕容云笙道：“好，姑娘的盛情，在下却之不恭。”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齐丽儿嫣然一笑，道：“多谢赏脸。”缓步行向另一张桌子之前。

齐丽儿人极美艳，笑语如珠，每行到一张木桌之前，立时引起了满桌笑声。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上次见她之面，看她端庄严肃，想不到此番相见，似变了一个人般，竟这般伶口俐舌，擅于应对。

这时，满堂豪客，都喝得带了几分酒意，齐丽儿走了一周之后，立时，引起了酒兴高潮，但闻呼雉喝卢之声，响彻全场。

慕容云笙眼看全场，酒兴甚浓，心中大为奇怪，暗道：这飘花门不知在搞什么鬼，难道这些人大吃大喝一场，就算加入了飘花门吗？

齐丽儿似是对慕容云笙特别注意，两道日光不时投注到慕容云笙的身上。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看来，齐丽儿似是已对我动疑。如若再无变化，我似是可以离开这里了。

心念一转，缓缓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原来，在他下意识中，希望进入殿后，能够见得那杨凤吟

一面，哪知事与愿违，竟是无法见到杨凤吟。

一种惘然的感觉，使得慕容云笙意兴阑珊，不愿再坐下去。

他悄然行到大殿，只见殿门紧闭，两个佩剑青衣少女，站在殿门两侧。

大殿中一片冷静，除了殿后传来猜拳之声外，再听不到别的声息。

慕容云笙望望两个青衣少女，心中暗道：不知此刻，是否还允准出殿。

他心知这两位少女或许不会轻易放行，但心中却毫无惧意，举步直行过去，一拱手道：“两位姑娘请打开殿门。”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常英雄。”

慕容云笙一听声音，已知是齐丽儿，头也未回地说道：“什么事？”

齐丽儿快步行了过来，直逼慕容云笙的身侧，道：“常英雄意欲何往？”

慕容云笙停下脚步，回头说道：“在下想出去走走。”

齐丽儿道：“现在吗？”

慕容云笙道：“是的。在下不善饮酒，也无法猜拳。”

齐丽儿嫣然一笑，道：“我很奇怪。”

慕容云笙道：“奇怪什么？”

齐丽儿道：“常英雄该走的时候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却又想走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之意，可是说现在不能走了。”

齐丽儿道：“如是阁下一定要走，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不能强留，不过……”

慕容云笙道：“不过什么？”

齐丽儿脸色一寒，冷冷说道：“不过要留下一点什么再走。”

慕容云笙道：“姑娘要什么？”

齐丽儿道：“接我十招，如若你能够接下十招，尽管请便。”

慕容云笙道：“如是接不下十招呢？”

齐丽儿道：“拳脚无眼，接不下十招，你可能非伤即死。”

慕容云笙暗道：不知她武功如何，试她十招也好。心中念转，当下说道：“姑娘说的话，能够算数吗？”

齐丽儿一皱眉头，道：“自然算数了。”

慕容云笙道：“好吧！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但姑娘也请小心一些。”

齐丽儿道：“好！我是主人，让你先机，现在，你可以出手了。”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拖延时刻，对我大是不利，不如早些出手，打完十招，早些离开得好。

当下立掌当胸，脚下不丁不八，左手一招，拍出一掌。

齐丽儿脸色严肃，静站原地不动，直待那慕容云笙掌势近身，才轻轻避开，右手回掌，扣向慕容云笙左腕脉穴。手法快速，疾逾电闪。

慕容云笙暗道：这丫头出手甚快，如若是在当年，未习爹爹遗留武功之时，接他十招，真还不易。

心里在想，手却未闲，双掌连环拍出，眨眼间攻出了四掌。

齐丽儿运指如风，点穴斩脉，封开了慕容云笙四掌快攻。四招封打过后，彼此都大为吃惊，不约而同各自后退一步。

齐丽儿道：“常英雄真人不露相，我几乎看走了眼。”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姑娘夸奖了，在下这就告辞。”